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书 信

1842 年 2 月—1851 年 12 月

第 一 部 分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44 年 10 月—1851 年 12 月

1844 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¹

巴 黎

[1844 年 10 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些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大概感到奇怪，你这样想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何时回去，现在还是不能确切地告诉你。我住在巴门已经三个星期了，跟少数朋友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尽可能愉快地度日，幸好家中有几个可亲的女眷。在这里根本就别想工作，尤其是我的妹妹^①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艾米尔·布兰克·艾韦贝克认识他）订婚 因此 现在我们家中忙乱得不可开交。此外，我清楚地知道，我要返回巴黎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大概还得在德国晃荡半年或一整年。当然，我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一点，但是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

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

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后来，我到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我们的人当中也有一些能干的小伙子。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我的那些爱北斐特人，人道观念的确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认真地着手搞自己家庭秩序的革命化，只要他们的父母敢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和工人，他们就要教训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在我们宗法的爱北斐特已经很多了。除了这一批人之外，在爱北斐特还有一批人也很好，不过有点糊涂。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前天有一个老同学、中学教员^①来访 尽管他从来没有跟共产主义者接触过，但他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著作家，必须沉静，以免被捕。不过，这里倒十分安全，只要我们沉静，就很少有人注意。我觉得，赫斯由于害怕，有点疑神疑鬼。我在这里至今没有受到丝毫惊扰，只是有一次检察长热心地向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打听过我。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里报载，普鲁士政府在巴黎控告了贝尔奈斯，他已经受到了审讯。²这件事是否属实，请来信告诉我；还有，那本小册子 的情况如何，该完成了吧。关于鲍威尔弟兄，这里一无所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相反地 对《年鉴》³的需要量至今仍然很大。我的评卡莱尔的文章，在“群众”中获得很大的成功——真是可笑！

符尔姆。——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编者注

——而关于经济学的文章^①，却只有很少一些人读过。这是很自然的。

爱北斐特的牧师老爷们，特别是克鲁马赫尔，也在传教时反对我们；眼下他们还只是反对青年人的无神论。不过我确信，在此之后很快就要痛骂共产主义了。今年夏天，整个爱北斐特所议论的就只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一般来说，这里的变动是显著的。自从我离开以后，⁴乌培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五十年都要大。社会风气文明些了，参预政治和进行反对派活动也成了普遍的现象，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街区兴建起来了，大片大片的森林都被伐光，现在这里的一切可说是高于而不是低于德国文明的中等水平，而在四年前还大大低于这一水平；一句话，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造成良好的土壤，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粗犷而热情的染色工和漂白工吸引到运动中来，那末，我们的乌培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近几年来，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阶级被殴打、刺杀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把道路指给他们该多好！但是这办不到。

我的弟弟^②正在科伦当兵。只要他不受怀疑，他那里倒是给赫斯等人写信的好地址。不过我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确切通讯处，因此也就无法告诉你了。

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海 尔 曼·恩格斯。——编者注

我写完上面几段以后，去了一下爱北斐特，又遇到几个素不相识的共产主义者。不管走到哪里，转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有一位热心的共产主义者，画讽刺画并开始创作历史画的美术家，他的名字叫泽耳，两个月以后将要到巴黎去。我将把跟你们接头的地点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爱好音乐和绘画，作为一个讽刺画家是会用得着的。可能到那时我自己也到你们那里去了，不过这一点还难以肯定。

《前进报》⁵在这里只有几份；我已经设法让别人也订阅。让发行所把样张寄给爱北斐特的理查·罗特，小威廉·布兰克上尉，弗·维·施特吕克尔，火花街的巴伐利亚啤酒酒店（共产主义者聚会的小酒馆）老板迈耶尔——全都包装好，通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者书商贝德克尔寄往各处。当这些人看见报纸到达，他们是会成为经常订户的。杜塞尔多夫方面可寄给医学博士威·弥勒·科伦方面我看可寄给医学博士德斯特尔，啤酒酒店老板勒耳兴，你的内弟等人。当然，全都要通过书商并包装好。

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⁶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今天就要重新开始写作。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所有德国人都还不清楚。为了消除这种陈腐之见，我将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什么，并通俗地叙述共产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⁷这将占用我三天左右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向我们的人说明问题有很大帮助。这一点我在和当地人谈话时已觉察到了。

总之，应该加紧工作，赶快出版！替我问候艾韦贝克、巴枯宁、

盖里埃等人，还有你的夫人，并快点来信告知一切。此信到时如未被拆开，那就请按“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一地址寄信，信封上尽可能用商人的字体书写；否则，就按我留给艾韦贝克的地址之一寄信。我很想知道，我这封具有纯粹女士外表的信能否骗得过把守邮局的狗东西。

好吧！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望马上回信。我还从来没有一次象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至于拟创办的事业，我还没有机会采取任何步骤。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1844 年 11 月 19 日于巴门

第 二 号

亲爱的马克思：

大约两星期前，我收到了你和贝尔奈斯的简短来信，署的日期是 10 月 8 日，而邮戳是布鲁塞尔，10 月 27 日。大致在你给我写信的同时，我寄了封信给你，收信人写的是你夫人，想必你已经收到。为了将来能确知我们的信件是否被扣，我们可把来往信件都编上号。所以，我现在的这封是第二号，你给我写信时，就要告诉我你已经收到第几号，以前的信是否有丢失。

几天前我到科伦和波恩去了。科伦的情况很好。格律恩想必已经把那里人们的活动情况告诉你了。两三个星期后，赫斯如果得

到了足够的钱，他也打算到巴黎去。毕尔格尔斯现在也在你们那里，这样一来，就可以聚集相当一批人。你们就更用不着我，因此就更需要我在这儿了。我现在还不能去，这是很明显的；否则就会同全家闹翻。另外我在恋爱。这件事我也首先必须作个解决。而且，现在我们当中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人还需要引导，使他们继续从事必要的工作，而不致去胡言乱语和走入邪道。例如，很难使荣克和其他许多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⁸，他们还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纠纷。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总是不相信的，而且会认为，轻率地抛开象卢格这样一个“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应该等待一下，等卢格再干出一件天大蠢事来，让这些人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荣克是靠不住的，这家伙不够坚定。

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在举行公开的集会，以便建立工人生活改善协会⁹；这使德国人大大活跃起来，并促使庸人们去注意社会问题。这些会说开就开，并不征求警察当局的意见。在科伦，章程起草委员会的半数委员是我们的人，在爱北斐特，委员会里至少有一个是我们的人；由于得到了唯理论者的帮助，我们已经在两次会上使虔诚的宗教信徒们遭到严重的失败；在绝大多数人赞同下，章程中排斥了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¹⁰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帮唯理论者，在理论上是基督教，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在原则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反对派完全正确，而在实践上，他们却不许章程中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教，尽管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基督教是上述协会的基础；章程里写进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协会的生命攸关的原则！可是，这些家伙是那样顽强地坚持这种

可笑的立场，以至我完全用不着出来说什么话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目前情况下所能希望得到的章程。下星期天又要开会，但我不能出席，因为我明天就要到威斯特伐里亚去。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①搜集材料。我想到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我要写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各政党的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②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可是，不言而喻，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这书一旦脱稿，我就着手去写英国人的社会发展史¹¹。这件工作花的力气要少一些，因为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材料的整理也心中有数，同时我对这问题是完全清楚的。在这期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¹²。

你大概已经听说过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¹³一书，即使你还没有，大概也已经听说了吧。维干德把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我，我把它带到科伦，放在赫斯那里了。这位高贵的施蒂纳（你记得吧，就是那个在布尔的集子里评述过《秘密》¹⁴的柏林的施米特）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在一方面看来更彻底些，而在另一方面又不大彻底。说他更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编者注

无神论者，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一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不大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碎裂为原子的社会的改造，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例如，比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这种利己主义已经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达到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施蒂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应当给他的回答。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用这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

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

这一切都是些老生常谈，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费尔巴哈已经分别地谈到过它们，要不是赫斯——我觉得，他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这样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我也就不会重复这些话了。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看来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诡辩——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因此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而宣扬对人的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来。但是，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现在赫斯就要到你那儿去了，你可以亲自同他谈谈这个问题。不过，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废话一天比一天更使我感到厌倦；谈到“人”的问题而不得不说的每一句话，为反对神学和抽象概念以及反对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不得不写的或读的每一行字，都使我非常恼火。如果人们不去

研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甚至还没有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 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样做至少是上策，因为现在我们还只是靠使用我们的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如果有必要，用拳头去实现我们的思想。

同时，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的思想界是多么根深蒂固。施蒂纳在“自由人”¹⁵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立见解和最勤奋的了，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跳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在德国各地都听到关于社会主义进展的消息，但是唯独从柏林什么也没有听到。到整个德国废除私有制的时候，这些聪明透顶的柏林人还会在哈森海德创办一个《和平民主日报》¹⁶，——除此之外，这帮家伙肯定再也搞不出别的什么来。瞧吧，不久就要在乌凯马尔克出现一个新的救世主，他将按照黑格尔的样子去改造傅立叶，从永恒的范畴中去设计法伦斯泰尔，并且宣称：资本、才能和劳动都分享收入的一定部分是返回自身的思想的永恒规律。这将成为黑格尔学说的新约全书，老黑格尔将成为旧约全书，“国家”、法律将成为“基督教的监视者”，而法伦斯泰尔（在那里，厕所都将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安置）就成为“新的天堂”、“新的人间”、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自天而降，打扮得象新娘子一样，关于这一切，在新的启示录里将有更详尽的描述。而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那“批判的批判”就会出来说，它才是一切中的一切，它把资本、才能和劳动都结合在自己的头脑中，凡是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它完成的，而不是那些无力的群众完成的——这样它就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了。这将是柏林黑格尔派的

[《和平》^① 民主日报] 的结局。

如果《批判的批判》^② 印好了 就通过书商给我寄几册来 加封并盖上印章 否则 可能^① 被没收。如果你 [没有收]^① 到我写的上一封信，那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可以把给我的信或者寄到巴门小弗·恩·处，或者封好寄到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封信得拐几个弯才能到你那里。

请快些回信——我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前进报》现在怎样？向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1845 年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1845 年 1 月 20 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点给你回信，主要是因为我在等候你答应寄来的《前进报》。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我就不再等了。还有《批判的批判》^①也不再等了，这本书我也没听到更多的情况。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¹⁷，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要用一用，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你写回信。

至于我什么时候去，那毫无疑问，大约两年内一定去那里。我已经想妥当了，无论如何，今年秋天要去住四至六个星期。如果警察要给我制造什么麻烦，我甚至去得更早一些；而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来看，那帮恶棍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来麻烦我们的人的。我们将从皮特曼的《公民手册》¹⁸ 方面看到，可以活动到什么程度而不至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我的恋爱可悲地结束了。别让我作无聊的解释了吧，反正已经无法挽回了，而这样的事也够我受了。我感到高兴，我至少又能重新工作了。要是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全都告诉你，那就要浪费掉一个晚上。

最新的消息是，赫斯和我从 4 月 1 日起将在哈根的提梅和布茨那里出版《社会明镜》月刊¹⁹，在这个刊物上描述社会苦难和资产阶级制度。广告等等最近就要登出来了。目前，如果那个写诗的“手工业者”²⁰ 肯出力气给我们提供一些那里的苦难的材料就好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的庸人。编辑这刊物并不太费劲，因为要供给每月出版四个印张的材料，写稿人是足够的。这样一来，我们做的工作不要很多，而所能起的作用却很大。另外皮特曼将通过列斯凯出版一种因篇幅大而不用经过检查的季刊《莱茵年鉴》²¹，只刊登宣传共产主义的作品。你也可以给这个刊物写些文章。如果把我們的一部分文章发表两次，首先是在刊物上，然后编成集子单独出版，那也不坏；因为，被禁止的书现在比较难于传播，而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有双倍的机会去起作用。你看，我们在德国的事情可够多了，要给所有这些刊物提供材料，还要写比较大的著作。不过，如果我们要想做出点什么成绩，那就得苦干一番；吃一些苦，那也很好。我